

新 中 學 文 庫
唐 宋 傳 奇 選

盧 冀 野 選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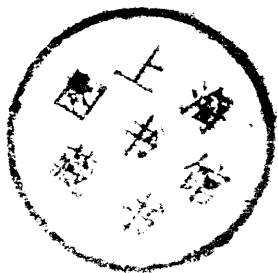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 一 第

選 奇 傳 宋 唐

註選野冀盧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2045B

行發館書印務商

009227

導言

(一)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說：「尹師魯初見范文正岳陽樓記，曰：『傳奇體』耳……」「什麼叫做『傳奇體』？」要讀這一本唐宋傳奇選，必先解決這一箇問題。雖然，唐是集傳奇文大成的時代，宋是模擬傳奇文成功的時代；要追本窮源，卻還要從中國初有「小說」時說起。

「小說」這名詞在李善文選註所引桓譚新論上的話：「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與後來小說的意義略似。漢書藝文志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而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一直到唐代長孫無忌等修隋書，於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列小說於子部，

記載談笑應對，敍藝術器物游樂，都屬小說，所論小說的話，仍襲漢書藝文志：「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禁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這裏「工誦箴諫」四字，正是小說的「作意」，我們要了解中國小說的產生，也是爲著與政教相輔而行的。

說到小說的分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分爲六類：

- 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西陽之類是也。
- 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
- 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
- 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
- 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

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

胡氏將「傳奇」列爲小說六類之一。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分小說作三派：

(一) 西京雜記六卷。世說新語三卷……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

(二) 山海經十八卷。穆天子傳六卷……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

(三) 博物志十卷。述異記二卷。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

這三派裏，所謂「雜事之屬」就是六類中的「雜錄」，「異聞之屬」「瑣語之屬」只是「志怪」類罷了。前面那些「叢談」、「辯訂」、「箴規」三類改到雜家去了。傳奇一類，紀氏未著錄。實際上「叢談」等歸於雜家頗有意義，而雜錄、異聞、瑣語也未能盡「小說家」。以今日眼光看來，只有「傳奇」最富有「小說的作意」。原來「傳奇」中涉及神仙詭譎之事，能包含異聞、瑣語，所寫

器物服飾，雋言名句，也可概括雜事，更有工誦箴諫的價值。中國正式之有小說，當然以「傳奇」爲代表了。

(二)

「傳奇」在小說中是體裁的名稱，同時也是另一類型的散文，所以有稱爲「傳奇體」的，也有稱爲「傳奇文」的。爲什麼在唐代集其大成呢？宋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上說得很明白：「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當時所謂「行卷」，這與進士們用所作詩爲贄是一樣的。這又正如元人以雜劇試士，同樣以政治的力量幫助文體的發達。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卷說：「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這是說明設意去創造小說的，是自唐人這種傳奇文開始。據現存的材料，王度的古鏡記是作於隋唐之間的。唐初不知何人作了補江總白猿傳，說歐陽純妻

被一猿掠去，歸後生子詢，絕肖獼猴，假傳奇以誣讎時人，這種風氣便日益昌盛了。在武后朝，有陸澤人張鷟字文成的遊仙窟，中國雖然久已失傳，但在日本現在仍還保存着，日本文學之士沒有不讀遊仙窟的，相傳紫式部的源氏物語還是受此書的影響，可是中國後來卻沒有刻意去模仿他的。（以上這幾家的作品，本書悉未入選；但敍起「傳奇史」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九篇：「傳奇諸作者中，有特有關係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響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響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所謂影響，或者是指傳奇給與後來平話、戲曲的題材而言。這於傳奇文的本身關係尚小，若就傳奇文言之，在開元天寶以後，是最蔚盛的時期。大歷中的沈沆、濟太和中的沈亞之、貞元中的陳鴻、白行簡；以及李朝威、許堯佐、柳珪、蔣防、杜光庭、薛調（以上諸家傳略另見。）皇甫枚、房千里等，皆是重要的作家。日本鹽谷溫就傳奇性質分爲四類：

（一）別傳（史外的逸聞）

如：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衛公別傳、李林甫外傳、高力士傳、梅妃傳、長恨歌

傳
太真外傳。

(二)劍俠 (俠男、俠女的武勇談。)

如：虬髯客傳 紅線傳 劉無雙傳 劍俠傳。

(三)豔情 (佳人、才士的豔情故事。)

如：霍小玉傳 李娃傳 章臺柳傳 會真記 遊仙窟。

(四)神怪 (神仙、道釋、妖怪談。)

如：柳毅傳 杜子春傳 南柯記 枕中記 非煙傳 離魂記。

(鹽谷溫所根據是唐人說蒼，有許多篇名，是後來改訂的。例如章臺柳傳就是柳氏傳。)此種四類分法，頗不洽當。例如「神怪」中大都同是「豔情」而「豔情」中亦有涉及神話的，豈可列爲兩類別傳亦多非史實，或涉豔情，或涉劍俠，亦不應獨立。

我的意見，傳奇制作有全虛（憑空捏造的事實）與半實（依託史事）之別。題材有兒女與豪俠之別，文字有綺豔與樸質之別，情調有諷刺與直敘之別。我們可由形式與內容加以此等的區

分，以便於研究。

至於薈萃傳奇文爲一集者，如牛僧孺的玄怪錄、李復言的續玄怪錄、牛肅的紀聞、薛用弱的集異記、袁郊的甘澤謠、裴鉶的傳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牘。大都散在宋初所修太平廣記裏，輯錄成編者亦不少。所以治傳奇文又可分「單篇」與「專著」二類。

研究傳奇文的方法，以我所見，可分三種：

一、欣賞 這指文字方面而言，例如描寫老人、男子、婦女、釋道等人物之狀貌與個性歡喜、愁歎、壯烈等情態，以及造句、謀篇的技術，這使你不獨明瞭傳奇的體製，亦可見唐人對於散文的工力。

二、考訂 這指內容方面而言，例如「半實」的題材與史實不合之處何在？文中涉及地理部分；以至所記器物、服飾、風俗等等，這使你不獨了解這文學的作品，而且供給不少史料。至於從此篇的故事，演爲戲曲或其他文體，今人頗注視，其實參考這故事本身的演變，是另外的一件事。

三、校勘 這指版本而言，一文的標題、字句、作者姓名，有許多歧見的。我們根據太平廣記、道藏、文苑英華、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考異、太平寰宇記、明鈔本說郛、顧氏文房小說、全唐文、古今逸史、說海、

五朝小說、歷代小史、清人的正續說郛、龍威秘書、唐人說薈及唐人專集小說諸書，或據「引文」而校原文，或以「異文」而求一是。使擅改的篇名，妄題的作者，得以真面目示來者。不獨增加自己的興趣，且有益於人。至於從諸書輯出一家之專集，這種「輯佚」工作，也頗有道理，不再另列。

(三)

宋代在小說上的貢獻，是以俚語所寫的「平話」，雖然也有不少傳奇作家，但是規撫唐人的。魯迅評云：「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論起「託往事」來，傳奇本多此例，宋之託唐，與唐之託隋何異？然而出之平實的筆調，所以便不見有生氣了。我們要不讀宋人傳奇，就不知唐人傳奇之可貴。所以仍選錄若干篇。

從唐入宋的作者，是徐鉉翁婿。徐鉉在唐時已作志怪，二十年之功積成稽神錄六卷。他的女婿吳淑，有江淮異人錄三卷。此外如張君房的乘異記（咸平元年序）、張師正的括異志、聶田的祖異

志（康定元年序）秦再思的洛中紀異、畢仲詢的幕府燕閒錄（元豐初年作的）皆是一種志怪的作品。宋代本容釋道思想，所以巫鬼之談，好處都有材料。南宋郭象（字次象，歷陽人）有睽車志五卷，最有名而卷帙最多的是洪邁（字景盧，鄱陽人）的夷堅志四百二十卷。

重要的傳奇文家，恐要數秦醇了。他的作品，今存四篇：一趙飛燕別傳、二驪山記、三溫泉記、四譚意歌傳。極力學唐人，但文辭不免蕪劣。樂史的綠珠傳、楊太真外傳上下，也與他相同；雖間有好語，全篇惜不相稱。不知作者的有大業拾遺記（假託唐顏師古撰）、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託唐韓鍾撰）都雜俚語，漸有變爲話本的傾向。梅妃傳（託唐曹鄴撰）、魯迅謂是南宋人作。唐人喜談本朝的明皇，宋人喜談隋煬帝，（如大業拾遺記、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皆是）宋人自不能如唐人之親切有味，加以傳奇文體需要濃至之文，而宋諸家皆出之枯澀，更爲減色。

宋話本以後，要數元人的「章回體」傳奇文的命運漸斷了，明初如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餘話刊行後，一時倣效者多，尙不能並駕宋人，何論唐代。清代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雖家喻戶曉，文筆與作意比起唐人來，大不相同。此外更無足數。近人懷寧潘式的塞安五記，恐怕是最後的一

部傳奇文集了。鹽谷溫把鈕琇的觚賸、張潮的虞初新志、余懷的板橋雜記、陳球的燕山外史都附於傳奇文之列，這些書有的是散文選集，有的是筆記之類，那裏能算得傳奇文呢？我們讀完了此書之後，試想一想：「傳奇體的面目究是一種怎樣的？」認識了他獨有的面目，自免於指鹿爲馬之誚。

(四)

除以上所說到的許多部書以外，在近人著作中可以供讀者參考的，姑列舉數種如下：

吳曾祺：舊小說。（商務印書館）

汪辟疆：唐人小說。（神州國光社）

胡倫清：傳奇小說集。（正中書局）

魯迅：唐宋傳奇集。（北新書局）

（附）稗邊小綴。

鄭振鐸：中國短篇小說集。（商務印書館）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新書局）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這些都是隨時可以購得的書籍。我舊時所作讀稗偶記，現在也錄出二十五則，附於本選之末；
管窺蠡測，塵述臆見而已。

盧冀野二十六年六月。在暨南大學。

目次

上卷

唐傳奇選

- 一 枕中記……………沈既濟……………三
- 二 謝小娥傳……………李公佐……………七
- 三 廬江馮媼傳……………李公佐……………一〇
- 四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一二
- 五 柳毅傳……………李朝威……………二一
- 六 霍小玉傳……………蔣防……………三一

- 七 李娃傳……………白行簡……………三九
- 八 長恨歌傳……………陳鴻……………四九
- 九 東城老父傳……………陳鴻……………五四
- 十 異夢錄……………沈亞之……………五八
- 十一 秦夢記……………沈亞之……………六〇
- 十二 湘中怨解……………沈亞之……………六三
- 十三 虬髯客傳……………杜光庭……………六五
- 十四 柳氏傳……………許堯佐……………七〇
- 十五 無雙傳……………薛調……………七三
- 十六 崑崙奴傳……………裴劍……………八〇
- 十七 嬾殘傳……………袁郊……………八三

下卷

宋傳奇選

- 一 王榭傳……………劉斧……………八八
- 二 劍客記……………張齊賢……………九三
- 三 潘辰傳……………吳淑……………九六
- 四 綠珠傳……………樂史……………九八
- 五 楊太真外傳上……………樂史……………一〇三
- 六 楊太真外傳下……………樂史……………一二二
- 七 譚意歌傳……………秦醇……………一二〇
- 八 梅妃傳……………佚名……………一二八
- 九 李師師外傳……………佚名……………一三三

唐宋傳奇遇

四

附錄

讀稗偶記

.....

盧

前

.....

一四一

唐宋傳奇選上卷

唐傳奇十二家計共十七篇

(一) 沈既濟，吳興武康人，一作蘇州吳人。楊炎薦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時，炎獲罪，貶既濟爲處州司戶參軍。著有建中實錄十卷，有枕中記任氏傳奇文二篇行世。

(二) 李公佐字顥蒙，貞元和間人，嘗舉進士，爲鍾陵從事，有僕能詩，見全唐詩末卷。本書所錄三傳外，尚有古嶽瀆經等篇。

(三) 李朝威，隴西人。生卒仕履不詳。汪辟疆謂其掇拾傳聞，筆諸篇籍，恐亦在貞元和之間。

(四) 蔣防，字子微，一作子徵，義興人。長慶（唐穆宗）中，以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尋改連州。因撰霍小玉傳著名，又有詩一卷。

(五) 白行簡，字知退，下邳人，居易之弟。貞元（唐德宗）末，登進士第，累遷至司門員外郎主

客郎中。所撰傳奇文除李娃傳外，有三夢記。

(六) 陳鴻字大亮，貞元間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修大統記三十卷。官尚書主客郎中。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外，尚有開元昇平源一卷。

(七)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累進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爲判官。耆貶，亞之亦貶南康尉。嘗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皆有一擬沈下賢詩，頗爲當時名輩所推許，有集十二卷。

(八) 杜光庭字聖賓，處州縉雲人。生於大中（唐宣宗）四年，以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卒，年八十三。以應試未中，入天台山爲道士。王建嘗賜號廣成先生。

(九) 許堯佐，康佐之弟，貞元中，舉進士第，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位諫議大夫。有文六篇載全唐文六百三十三卷中，無柳氏傳。

(十) 薛調，河中寶鼎人。美姿貌，人呼爲生菩薩，咸通（唐懿宗）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後暴卒，或謂鴆死。

年四十三。

(十一) 裴鏘，鏘一作鉗，咸通中，爲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乾符（唐僖宗）五年，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著有傳奇三卷，長樂鄭氏輯本，見世界文庫中，太平廣記存四篇。

(十二) 袁郊字之乾，蔡州朗山人，官至虢州刺史。所著甘澤謠一卷，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故曰甘澤謠。汪辟疆曰：「其文辭之駘宕，設想之超奇，使之馳逐於裴鏘皇甫枚之間，正未策其後先也。」（皇甫枚三水小牘，亦傳奇文集，頗易得，落選未錄。）

枕中記（一）

沈既濟

開元（二）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三）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

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四）今已壯適，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

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葵，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五）遷陝牧，生性好上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六）領河南道探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番（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八）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九）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

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令，一日三接，獻替啓沃，（一〇）號爲賢相。同列害之，（一一）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制下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令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伏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敍。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一二）貽寇，履薄（一三）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一四）鐘漏並歇，（一五）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一六）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一七）』

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一八）期於有瘳。」是夕薨。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一九）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一）枕中記見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三，又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唐人說舊作張泌撰非也。（二）開元爲唐玄宗

年號，公元七一三至七七四。

（三）邯鄲在今河北邯鄲縣。故城在西南十里，俗稱趙王城。

（四）漢代公侯印綬用紫色，

九卿青色，青紫指官而言。

（五）同州，今陝西大荔縣。

（六）汴州，今河南省城。（七）吐蕃卽吐魯番，國名，在今西藏。

（八）湟河謂黃河與湟水流域。

（九）居延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

（一〇）蔡中郎集：「智淺謀陋，無

所獻替。」謂獻可替否。書：「啓乃心，沃朕心。」啓沃謂開陳善道以奉告也。

（一一）同列，指同在官位者。害之，謂嫉忌也。

（一二）負乘，易繫辭上：「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一

三）履薄，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戒懼之義。

（一四）古稱三公曰三事大夫。

（一五）鐘漏並歇，喻人之殘年。

（一六）休明，謂盛德美顯也。

（一七）十二年爲一紀，二紀者二十四年也。

（一八）國策：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

禍。無妄獨無望，不望而忽至也。

（一九）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窒，閉塞也。閉塞人世功名富貴之欲念，是謂窒欲。

謝小娥傳(一)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一)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二)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當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元和(四)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五)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

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爾後（六），小娥便爲男子服，備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牒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七）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鑿，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鏢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

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

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八）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太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呼！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九）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子，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

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一〇)

- (一) 謝小娥傳本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三，注云出異聞集。此事差爲近實，新唐書據以入列女傳。(二) 豫章今江西省。(三) 貨，謂貿易也。(四) 元和，唐憲宗年號。(五) 建業卽上文之上元縣。(六) 爾後者，自是而後也。(七) 竟不知娥之女人，此之字乃「之爲」之省文。(八) 僧尼皈依佛法後，所定名號曰法名，或法號。(九) 眞如，謂佛法勝義。(一〇) 大凡唐人傳奇文，每於篇終，撰者自述其作文之意，此卽一例。

廬江馮媪傳(一)

李公佐

馮媪者，廬江(二)里中嗇夫(三)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遂食於舒(四)途，經牧犢墅。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五)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六)有若徵索財物，迫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

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篋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媼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媼問其郎，卽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七）迫逐媼去。媼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歎。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儻，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八）。

（一）馮媼傳亦見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三注，出異聞集。惟廣記無傳字。
（二）廬江，今安徽廬江縣。
（三）耆夫謂細民也。
（四）舒，卽舒州，今安徽舒城縣。
（五）熒熒，微光也。
（六）咕囁，附耳小語聲也。
（七）部者，謂主管地方

者。(八)段成式西陽雜俎內諸舉記，謂公佐書吏王庚夜行遇冥官一條，與此事相類。此傳雖屬神話，寫馮媼遇鬼，而情溢言表，於梁女之悲，隱然紙背。

南柯太守傳(一)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一)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

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

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闕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三）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設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

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四）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玉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五)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

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拄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

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可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

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

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親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宛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

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

生於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

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

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七）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穎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草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八）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

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柴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逃。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九）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一〇）』

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一）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惘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送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二）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簾（三）於庭，一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

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二四）坊，嵌窞（一五）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曲，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獨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夢詢訪遺跡，飜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一六）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 （一）南柯太守傳，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五，題作淳于棼，今從唐語林題。（二）杜牧詩：「落魄江湖載酒行，落魄無聊賴也。」（三）魏晉以來，尙主者，拜駙馬都尉。（四）辟易，退避也。（五）禮：「凡贊，卿羔，大夫雁。」（六）「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用詩經語。（七）易「昇折足，覆公餗，」謂不勝任也。（八）遠離父母，曰晨昏有問。（九）玄象，即天象。（一〇）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一一）詩：「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夫婦永諧也。（一二）廣陵郡，今江蘇江都縣。（一三）懸，即簪也。（一四）磅礴空圻，有混同虛大之義。（一五）嵌，即坎，陷下之處。穹，深坎也。易：「入於坎窞。」（一六）李肇，唐憲宗時人。累官尙書左司郎中，遷左補闕，入翰林爲學士。有國史補，翰林志。

柳毅傳(一)

李朝威

儀鳳(二)中，有儒生柳毅著，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三)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

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四)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日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

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

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

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夫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入理，吾君邀以聽焉。』

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卽設拜，命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于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

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鑿聽，(六)坐貽聾聵，使閨窗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

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

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七）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

因告辭曰：「願得生還，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也，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

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鏜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

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踞踏（八）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九）今則絕矣。將

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誇九洲，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輩問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魏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

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

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敬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

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傳書，至今睽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旣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

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真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酌酢紛紜，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

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

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

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

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往。

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一〇）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一一）

（一）柳毅傳見太平廣記四一九，注云：出異聞集。原題無傳字。

（二）儀鳳爲唐高宗年號。

（三）涇陽，今陝西涇

陽縣，故城在東南三十里。(四)洞庭湖爲湖南衆水之匯，周圍八九百里。(五)阿房宮，秦始皇所建，在長安西北。(六)不診鑿聽，謂對於所見聞未加考驗也。(七)同氣連枝，謂兄弟也。(八)踉蹌，不安貌。(九)易：「比之匪人。」匪人者，行爲不正之人也。(一〇)五蟲者，禽爲羽蟲，獸爲毛蟲，龜爲甲蟲，魚爲鱗蟲，人爲裸蟲。見大戴禮。鱗鳳龜龍，又稱四靈，而龍爲鱗蟲之長。(一一)據霍世休考訂，謂此文龍女故事，出於印度。

霍小玉傳(一)

蔣防

大歷(二)中，隴西李生名益，(三)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四)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五)也。折券(六)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

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中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

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七）作好夢也未有一神仙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八）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

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

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

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儀容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令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動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

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敝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九）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一〇）秋扇見捐（一一）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

『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二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

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一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一四）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一五）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遣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

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鬢，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

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縣，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

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一六）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

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

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妝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間，強爲妝梳。妝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繇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欬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

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

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繡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榼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

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暎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二七），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細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暨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

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一) 霍小玉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七。(二) 大歷，唐代宗年號。(三) 李益字君慶，隴西人。(四) 益爲宰

相李揆族子。故謂之門族清華。(五) 青衣，婢女也。(六) 折券，謂毀其賣身文契，不再隸樂籍，爲家妓也。(七) 益屬

隴西姑藏，「蘇姑」疑係姑藏倒譌，姑藏子所以稱益也。(八) 「曲甫上車門宅」此語未可解，惟上車門爲左門，想此宅

在寺左門。曲甫兩字，待考。(九) 巫山洛浦，指男女私情而言。巫山，見宋玉高唐賦。洛浦，指洛神，曹植有洛神賦。(一〇)

女蘿無託，謂生所依傍，古詩十九首：「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一一) 秋扇見捐，喻婦人因色衰而見棄。本班婕妤怨

歌行。(一二) 婉孌，猶言綢繆。(一三) 秦晉，謂聯姻也。(一四) 剪髮披緇，言出家爲尼。(一五) 東都，卽洛陽。

(一六) 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兩唐書有傳。(一七) 唐書：「世謂妒疑爲李益疾。」

李娃傳(一)

白行簡

沂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自行簡爲傳述。(二)

天寶(三)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四)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覺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五)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游東市，還，自平康(六)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髻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忍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

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七)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

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八)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

間，見一姥垂白上僂，（九）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敝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

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一〇）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

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母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

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一一)『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

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

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爵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一二)與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偕入西戟門。(一三)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蘢，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一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

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之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僕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一五）之中，縣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纒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轡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

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轝威儀（一六）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屑榻於南隔，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一七）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乘嬰（一八）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中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一九）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方外之牧，歲一致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

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聞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之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二〇）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

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襪如懸鶉。（二一）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

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飢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

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廡，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至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

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游，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

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畫，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作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二三）聲振禮闈。（二四）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二五）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二六）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二七）中外婚媾，無自瀆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二八）當令我回。』生許諾。

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爲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

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二九）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

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侍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鸞數十，巢其層臺。（三〇）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

予伯祖嘗改晉州，（三一）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附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三二）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一）李娃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四，注云：出異聞集。（二）撰者自述作意於端，在傳奇文中另成一格。（三）

天寶，唐玄宗年號。（四）論語：「五十而知天命。」知命謂五十歲也。（五）毗陵，今江蘇省武進縣。（六）平康，長安

有平康坊，妓女所處之地。（七）狹邪，謂狎妓飲酒之事。（八）策，馬鞭也。（九）上僂，駝背也。（一〇）延平門，爲

長安城西南門。（一一）侍役之人，謂之廝養。（一二）牢者，牛羊豕三牲。醴者，旨酒，所以酬神用者。（一三）貴顯之

家，其門立戟，謂之戟門。(一四)古大宛產馬，故馬之良者曰大宛。(一五)專售喪事用品之店鋪，曰凶肆。(一六)輿也，謂出喪時之喪車儀仗。(一七)白馬之詞，謂挽歌也。(一八)襲，音霰，棺之飾物。(一九)薤露，古挽歌名。(二〇)曲江在長安東，其水曲折，故名。杏園居其西。(二一)敝衣補綴者，曰懸鶉，鶉，鳥名，尾秃。(二二)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二三)唐制進士有甲乙科，後世謂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其制不同。(二四)禮部掌貢舉，故稱禮部爲禮闈。(二五)躡蹻，謂躡屨。(二六)大比，謂考試，周禮：「三年則大比。」(二七)秋曰嘗，冬曰蒸，祭禮也。(二八)劍門，今四川劍閣縣北。(二九)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請迎。(三〇)葭，屋棟也。(三一)晉州，今山西臨汾縣。(三二)德宗貞元十一年，乙亥。

長恨歌傳(一)

陳鴻

開元中，秦階平，(二)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旰食宵衣，(三)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四)武淑妃(五)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六）內外命婦燿燿景從，（七）浴日餘波，（八）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九）既笄矣。鬢髮膩理，織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一〇）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一一）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鑑。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一二）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一三）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一四）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一五）愚弄國柄，及安祿山（一六）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

守翠華南幸（一七）出咸陽道次馬嵬亭（一八）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一九）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二〇）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二一）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二二）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

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

『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二三)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二四)

元和(二五)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二六)鴻與琅邪(二七)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

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室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 (一) 長恨歌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及文苑英華。皆無歌字，說音作歌傳，今從之。
(二) 秦階，星名。此言天下太平也。
(三) 盱食，晚食也。宵衣，未明而衣也。言其政事之勤。勸同倦。
(四) 元獻皇后，姓楊，華陰人，肅宗生母。
(五) 武淑妃，武姓，恆安王攸止女。後尊貞順皇后。
(六) 華清宮，在臨潼縣南驪山上。
(七) 燔燿，燐火也。猶言夜行。
(八) 浴日，喻沐天子之恩。
(九) 壽王瑁之邸，稱壽邸。
(一〇) 漢李延年女弟，武帝寵幸之，死而求方士少翁致其神。
(一一) 霓裳羽衣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楊敬述以獻玄宗。
(一二) 巡省九州，以觀風俗，泥金者，封也。
(一三) 叔玄珪，從兄劍，(卽國忠)兄，銛從弟。鑄。
(一四) 長姊封韓國夫人，三姊封魏國夫人，八姊封秦國夫人。
(一五) 天寶十一年，李林甫死，國忠遂爲右相。
(一六) 安祿山本姓康，名軋，鞏山，少孤，隨母嫁安延，偃，遂襲安姓。
(一七) 天子之旗，翠羽爲飾，故稱翠華。
(一八) 馬嵬亭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
(一九) 漢景帝時，晁錯用事，晁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
(二〇) 鸞纒以毛爲纒，凶冠之飾，罪人服之。盤水者，水性平，以已有罪，求君以平法治之。
(二一) 漢武帝時，臨淄方士李少君，嘗獻「祠竈却老方」。
(二二) 蓬壺卽蓬萊，海上三神之一。
(二三) 新垣平，漢文帝時人，自言能望氣，後被夷三族。
(二四) 玄宗居南宮，宴羈者，崩也。
(二五) 元和，唐憲宗年號。
(二六) 盤屋，今陝西縣名，讀如周至。
(二七) 琅玕，郡名，今山東臨沂縣。

東城老父傳（一）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

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餘，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

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肉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並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敍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鷹行，歸於雞坊。角觝（三）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四）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至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

上生以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

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

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新，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法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僮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己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

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携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

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五）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六）之鎮涼州也，下石堡，（七）戍青海城，出白龍，（八）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九）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蘇州傭，調繪布，駕轉連輓，盆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壘布。行隣比鄰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

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餉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一) 東城老父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二) 韋氏指中宗后，後弑中宗，立廢帝，臨朝亂政，玄宗時爲臨淄王，誅之。景雲爲睿宗年號。(三) 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觝一作抵，見西京賦注。(四) 狻，猿屬，擾馴養也。養龍爲養龍之專官。(五) 杜暹，濮陽人，以清節著名，爲夷夏所服。(六) 哥舒翰，突厥人，有戰功，後封涼國公。(七) 石堡城在青海，爲唐時要塞。(八) 白龍爲青海中龍駒島，天寶七年有白龍見於島上，故名。(九) 張說，濟陽人，封燕國公，爲文屬思精壯，一切高文典冊，都出其手，號大手筆。

異夢錄(一)

沈亞之

元和十年，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二)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三)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

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賃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三)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脩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四)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纔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五)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蹈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昔年父母使教妾爲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泫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泊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以上十六字據太平廣記)

姚合(六)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七)

(一) 異夢錄，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及沈下賢文集卷四。
(二) 客，動詞，猶言旅居。
(三) 卽，就也。寢，住室。偃，仰臥也。
(四) 說，同悅。
(五) 無令，猶無寧過，抄寫也。
(六) 姚合，名詩人。新唐書有傳。
(七) 因本文增王炎一節，此與後來平話，本文前增「楔子」一段同例。

秦夢記(一)

沈亞之

太和(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囊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使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
(秦官名)使佐西乞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

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三)聲^(四)。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遣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月當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磴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恨過戚，被病，臥在翠微宮，

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五）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膊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六）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

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棗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死乎？（七）

(一) 秦夢記，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及沈下賢文集卷二。(二) 太和，唐文宗年號。(三) 弄玉，秦穆公女，後與蕭史仙去，公爲築蕭臺。(四) 聲，同婚。(五) 久要，猶言永好也。(六) 趣進，謂往致也。(七) 案此文疑指主事，唐代公主頗多遺行，亞之故托以弄玉耳。

湘中怨解 (一)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章敖，善譏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二)年中，駕幸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三)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四)亦常擬其調，賦爲怨句，其詞麗絕，莫有屬者。因譏風光詞曰：「隆桂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渺瀾，迷千里兮涵泫涓。晨陶陶

兮暮熙熙，舞媿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醜遊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髮髓旒。生居貧，汜人常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卽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

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六)刺史。會上巳(七)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臚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煙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嚙悽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覆(八)。綠裙，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南昭嗣煙中之志，爲偶倡也。(九)

(一) 湘中怨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及沈下賢文集卷三。(二) 垂拱，武后年號。(三) 銅臚里，洛陽街坊名。

(四) 九歌，招魂，九辯，具見楚辭中。(五) 訣，言別也。(六) 岳州，今湖南岳州。(七) 三月三日，上巳。(八) 覆，

音覆，組帶也。(九) 太平廣記刪去篇首五十二字自序，篇末又刪去元和十三年以下之三十五字。

虬髯客傳（一）

杜光庭

隋煬帝（二）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三）守西京。（四）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詣，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其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五）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謁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

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六）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妾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七）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

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九）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也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所，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軋髯默居，未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

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銀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一一）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一二）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

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一三）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氏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而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一四）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

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費，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

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 (一) 虬髯客傳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三，顧氏文房小說亦載之。
(二) 隋煬帝揚廣南巡至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
(三)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卒於大業二年，留守之事，非實。
(四) 靖字藥師，三原人。太宗朝，封衛國公。
(五) 靈石，今山西縣名。
(六) 胡餅，卽今燒餅。
(七) 世民父淵，仕隋爲太原留守。
(八) 文靜字肇仁，武功人。
(九) 汾陽橋在太原城東。
(一〇) 煒如，形容視瞻不凡也。
(一一) 龍虎之狀，俗謂龍行虎步。
(一二) 易：「龍戰於野。」謂羣雄交戰也。
(一三) 「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言蛟龍起陸，風雲際會也。

柳氏傳(一)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翊(一)有詩名，性頗落拓，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諧，善諷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

李生素重翊，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

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餼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

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三）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濯澆之賤，稽采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嚮妝具以自給。

天寶末，盜覆二京，（四）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五）題之曰：「章臺（六）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鳴咽，左右悽惻。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

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輶，（七）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

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宣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遙遙，香車憐憐，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

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鞭，從一騎，遙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

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因乏訓齊

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八）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九）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一）柳氏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二）韓翊（一作翊）字君平，南陽人，大歷十才子之一。（三）屏居，退居也。（四）安祿山反，連陷洛陽與長安。（五）本草云：「藏器曰：麩金出沙中，氈上淘收，或鴨腹中得之，卽便打成器物，亦不重煉煎取金汁，使堪鎮心。」（六）章臺，長安街名。（七）駁，與駁通，駁牛云者，牛之青白雜色；輻輳，爲婦人所乘有屏蔽之車。（八）漢元帝時，一熊逸出圈，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熊遂止。是謂當熊。漢成帝時，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之，是謂辭輦。（九）春秋時，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乃獻遂邑地以和。後魯與齊會於柯以盟，柯地名。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歸沫三敗所亡地於魯。澠池則秦王與趙王相會之地。趙蔣相如以善辨制勝。

無雙傳（一）

薛調

王仙客者，建中（二）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

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穎，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三）服闋，（四）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

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以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

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五）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六）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

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

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七）矣。』仙客哀怨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

（八）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

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九）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

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

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醫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

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二）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開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祭郎

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

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二）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

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欷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鑊子（二三）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治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蘋假作

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斃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一四)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一) 無雙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

(二) 建中，唐德宗年號。

(三) 襄陽鄧城縣，簡稱襄鄧，今湖北襄陽縣。

(四) 三年喪服既滿，曰服闋。

(五) 建中四年，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兵過京師，以賞薄兵變，事起倉卒，帝奔奉天。

(六) 朱泚時任太尉，天子出奔，泚乃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七) 掖庭者，宮中旁舍也。別於

正宮而名。(八) 李齊運，唐宗室，蔣王暉之孫也。

(九) 園陵，謂天子墓地。

(一〇) 渭橋有中東西三橋，均在長安附近。

(一一) 古姓，任押衙，押衙，管領儀仗之官也。

(一二) 茅山，卽句曲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漢茅盈與弟衷固居此，世號

三茅君，因以名山。

(一三) 夔，竹器。夔子，舁斃之人。

(一四) 渚宮，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隅，春秋時，楚之別宮。

崑崙奴傳（二）

裴 鉞

大歷（二）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三）者熟。生是年爲千牛（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

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五）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

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六）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

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七），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

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瑤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

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

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

詩曰：『深洞鸞啼恨阮郎，（八）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

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饌，金鑪泛香，雪屏而每進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中，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

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

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囊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

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

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警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

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

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一) 崑崙奴傳，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原列裴劍傳奇三卷中。(二) 大歷，唐代宗年號。(三) 一品，指汾陽王

郭子儀。(四) 千牛，禁衛之名。唐置左右千牛衛。(五) 軸，捲也。(六) 含桃，今櫻桃也。(七) 反三掌，猶言掌反三

次也。(八) 阮郎，指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於桃源洞事。

嬾殘傳(一)

袁郊

嬾殘者，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二）梵唱，（三）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譴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四）爲大石所攔（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箠（六）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梃（七）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一）嬾殘傳，見太平廣記九十六注云：出甘澤謠。
（二）中宵，謂午夜也。
（三）梵唱，誦佛經聲也。
（四）磴道，
山中石階級也。
（五）關，阻也。
（六）錘，鞭也。
（七）荆挺，謂荆木之杖。

此
页
空
白

唐宋傳奇選下卷

宋傳奇五家計共九篇

(一) 劉斧，北宋時秀才。著有青瑣高議二十七卷。分前集，後集，別集。

(二) 張齊賢，字師亮，宛句人。宋太宗時，以大理寺評通判衡州。真宗時，官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徐鉉之婿。宋初，官至職方員外郎，咸平五年卒。著有江淮異人錄，嘗預修太平廣記。

(四)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人，精通地理學。宋爲著作佐郎，景德四年卒，時七十八。著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

(五) 秦醇字子復，譙川人。譚意歌傳外，所著趙飛燕別傳，驪山記，溫泉記等篇，亦皆可誦。

王榭傳(一)

劉斧

唐王榭，(一)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船，(二)欲之大食國。(四)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墜於海底。舉舟之人，輿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榭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殺皆水族。(五)月餘，榭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至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闌閤。(六)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闈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榭卽(七)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

無統制，無拜也。』榭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榭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榭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榭曰：『見居（八）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木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牖間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榭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況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榭答：『甚善。』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穀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榭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九）鬢，體輕欲飛，妖姿多態。榭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榭曰：『翁常曰我爲主人，卽我亦不識，昔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衽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榭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一〇），不由人也。』王召榭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一一）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

日佳話。』給箋，榭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風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黑色。魚龍吹浪泣血腥，全舟盡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焰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鼉頭波湧掀天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

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常涕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生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詩。女曰：『末句何相譏也？』榭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敘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雨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香消膩瘦。榭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歡會惟憂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我愛我，見君亦有嫉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丸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二三）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卽不可逾海。』適有玉盒，并付之以繫榭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煙雲水隔。

榭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烏毡兜子耳。命榭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其毡乘。又召翁媪扶持榭回。王戒榭曰：『當閉目，少息卽至君家。不爾，卽墮大海矣。』榭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樑上有雙燕呢喃。榭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之國也。須臾，家人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榭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榭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榭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

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榭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紙細書一絕繫於尾云：

誤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灑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榭臂，尾一小柬，取視，乃詩也。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榭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榭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一四）金陵五詠，有

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一五）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一六）

（一）王榭傳，原載斧所著青瑣高議別集卷四。（二）金陵，今南京市之舊名。（三）舶，傍伯切，或作艫，廣韻：海中

大船。集韻：巒夷汎海舟曰舶。(四)大食，古國名，相傳屬印度。(五)水族，謂魚鼈之屬。(六)關關，讀若還潰，關，市垣也。關，市外門也。張衡西京賦：「通關帶關。」博雅云：道也。(七)卽，猶言至也。(八)見居，猶言被留住也。(九)紺，音紺，釋名：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說文云：帛深青褐赤色。(一〇)陰數，猶言冥漠間之定命。(一一)命玄玉杯，猶言持黑色之玉杯。(一二)跨煙霧，謂飛行也。(一三)灸，謂以熱法治療。(一四)劉禹錫，字夢得，唐詩人，有劉賓客集。(一五)樹原作謝，劉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與尋常百姓對稱，自是指王導謝安子弟而言。(一六)此文本係傳奇，故引劉詩作證，如後來說部「有詩爲證」之例，不足據此以訂劉詩也。

劍客記(一)

張齊賢

萬州(二)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三)平蜀有功，就除(三)萬州刺史，受代(四)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五)廷讓，爲親事都將(六)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鄜市(七)中。忽有子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

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同爾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舁一案，臚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瓣，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十七人，皆恠（八）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具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劍凡鐵也。」廷讓

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九）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兄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一〇）迴日，銀與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却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至陝州（一一）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買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一二）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一三）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可乎？白之可欺（一四）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像（一五），使人入出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

之。(一六)

- (一) 劍客記原題白萬州遇劍客載洛陽摺紳舊聞記。
- (二) 萬州，即今四川萬縣。
- (三) 除，如云真除，謂受官也。
- (四) 受代，今言接事。
- (五) 從兄，堂兄也。
- (六) 都將，今言料理。
- (七) 鄜市，猶言街坊也。
- (八) 慳，同恪，家語「商甚慳於財」鄙慳之義。
- (九) 稍堪，謂差能用也。
- (一〇) 華陽，縣名，與成都同城。
- (一一) 陝州，今陝縣。
- (一二) 華州，今陝西華陰縣。
- (一三) 鍛，煉鐵也。
- (一四) 可乎……猶言知白之可欺。
- (一五) 鑄鼎，謂燭奸也。
- (一六) 末尾述作意。

潘辰傳(一)

吳淑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一)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二)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為詭異，世號之為潘仙人。能掬(四)

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五）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展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展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展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展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可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六）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一）潘辰傳見江淮異人錄，錄共三卷，已散佚。此文錄自永樂大典。（二）和州，今安徽和縣。（三）極飲，痛飲也。

（四）掬，兩手捧之也。詩詁兩手曰白，屈掌曰掬。說文：在手曰掬，掬卽掬之俗寫。（五）漉，浚也，滲也。戰國策：『漉汁灑地。』

月令：『仲春毋漉陂池。』漉陂池之漉猶淘井之淘，與此義近。（六）點竄塗乙，謂修改之處。

綠珠傳(一)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二)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三)初，削平蕭銑(四)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五)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

『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六)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七)加我閼(於連切)氏(音支)(八)名。殊

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九）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偉，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一〇）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

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二）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眞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作？』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二）以致巨富。又遣王愷（一三）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

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一四）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竊娘者，武周時喬知之（一五）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一六）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竊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竊娘。竊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一七）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願身，其志烈懷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

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一八）

（一）綠珠傳見琳瑯祕室叢書。

（二）白州博白縣，今廣西博白縣。

（三）武德，唐高祖年號。

（四）蕭銑，國號

梁，在隋唐之間僭稱皇帝，都江陵。建元鳳鳴，享國僅五年。爲李靖所平。

（五）金谷澗在洛陽西北，谷中之水自新安洛陽東南流經此谷，更東南入纏河，古時入穀水。水經注謂之金水。石崇金谷詩序：「余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等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

（六）抗旌，謂舉旗前進也。

（七）穹廬，爲胡人氈帳之名。

（八）閼氏，匈奴王后之稱。

（九）趙王倫司馬懿第九子，武帝時，封瑯琊郡王，尋改封於趙。因氏羌叛，徵還京師，與嬖人孫秀謀害太子，矯詔廢買后，幽惠帝，僭位。齊王冏等起兵討之，斬秀，惠帝復位，賜之死。

（一〇）歸州，今湖北秭歸縣。昭君村在興山縣。

（一一）周秦行記實係章瓊作。

（一二）見晉書本傳：「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一三）見晉書本傳：「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渡江，爲司隸校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燒鳩於都街。」

（一四）石勒本羯種，國號後趙，五胡十六國中最強者。

（一五）喬知之，馮翊人，有俊才，武后時，官左司郎中。

（一六）武承嗣在武后時，官至左相。嘗諷后爲武氏立宗廟，立己爲皇太子，後卒不得志死。

（一七）庾肩吾，晉時新野人，簡文帝時，官度支尚書。侯景破會稽，購得肩吾，將殺之。

以能詩得免。奔江陵，歷江州刺史，封武康縣公。（一八）「今爲此傳」結綠珠與石崇。「南陽生曰」結孫秀與趙王倫。

楊太真外傳（一）上

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二）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三）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璪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

「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

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四），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卻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紫庫磨金球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鞞（方孔反）子。」

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五）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

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尙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馳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以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六）。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七）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八）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佑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

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縉光以獻。妃既出，上愜然。至是，縉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擲。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

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旣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篳篥，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饜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沙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盛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九）廣有獻遺。

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簾，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繒縛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

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頷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

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一〇）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一一）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視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

『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髻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日，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嫫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 (一) 楊太真外傳見唐代叢書。原分上下二卷，今仍之。此與長恨歌傳可以比閱。(二) 弘農郡，華陰縣，屬今陝西省。
- (三) 蒲州永樂，今屬山西省。(四) 翫，今俗作玩。翫月猶言賞月也。(五) 後庭，謂後宮。(六) 不叶，謂以權勢相競，亦不和也。(七) 中官，卽宦官。(八) 無何，猶言「未幾」。此句語法略異，常習通作「無何，妃子竊吹寧王紫玉笛」。則較爲曉暢。(九) 微，終也。(一〇) 弄，戲也。(一一) 貞觀，唐太宗年號。

楊太真外傳下

樂史

初，開元（一）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二）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

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鷺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嘗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三）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四）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者眼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拙，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塔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塔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

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驅馬千餘頭，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閣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諛。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絃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絃，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

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五）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眈庶，（六）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之子也。天授中，易之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待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愛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逡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覩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

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

『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

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

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七）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蒐，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沙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至德（八）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

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九）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傜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視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棋，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鷓鴣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捫子將輸，貴妃放康國（一〇）獅子（一一）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尙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淒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一二）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

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鬢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結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幌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我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

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褥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一三）

- （一）開元，玄宗最初所定年號。（二）天寶，玄宗改元後之年號。（三）交趾，國名，即今安南。（四）波斯，國名，在亞細亞西部。（五）萬乘震蕩，謂君上不安也。（六）毗庶，謂百姓。（七）坎，淺葬也。（八）至德，肅宗年號。（九）高麗，即今韓國。（一〇）康國，西域國名。（一一）獨子，一作獐，犬名。元微之詩：「嬌獨睡猶怒。」（一二）李少君，漢武帝時方士，能通神召鬼。（一三）「今爲外傳」云云，申明作意，結法與前篇同。

譚意歌傳（一）

秦醇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一)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二)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贖文，遺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塵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餓。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珠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黃手纖纖。(四)宮腰擗擗，(五)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

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棗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噲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六）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眞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賒。

靈跡幾迷三島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況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

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摩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

亦不能口茲稠疊，上浼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已。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攄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襍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翠蛾。正消黯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卻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惊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朞月，親已約孫貴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已。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口。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漏復甕，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結，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

其面而非之。』張慚忸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七）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惻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浼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口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八）

（一）譚意歌傳見青瑣高議別集卷五。

（二）英州，在今雲南。舊楚雄府境，唐置州。

（三）潭州，即今湖南省城。

（四）蕘，手纖纖，茅之始生曰蕘，讀若啼。詩碩人「手如柔荑」，纖纖，細小也。

（五）擗擗，通作嫋嫋，細弱也。

（六）岳麓，

山名，在湘江上。

（七）如，往也。

（八）此傳以聯語詩詞函札錯綜成文，亦傳奇常例。末尾以二字作結，非復如樂史諸作

論斷之繁，略近唐人。

梅妃傳(一)

無名氏

梅妃姓江氏，莆田(二)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三)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四)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五)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六)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

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七）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敍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八）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九）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寞寂於薰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

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二〇）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
殘粧和淚污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

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

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一一）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螻之

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中二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一一)

(一)梅妃傳，唐代叢書作唐曹鄴撰，非也。原文見說郛卷三十八，又見顧氏文房小說，說郛本較長。(二)莆田，今福建莆田縣，故城在今縣治東南。(三)二南謂詩中周南、召南。(四)采蘋，召南之一章，詩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五)謝女，謂東晉謝安姪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六)唐玄宗曾在宮中西偏建花萼相輝之樓，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又嘗與諸王共覆大被，最篤友愛之情。(七)英皇，謂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也。(八)小黃門，宦者之稱。(九)

漢武陳皇后失寵，退居長門宮，賂司馬相如作長門賦，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一〇)庾詞，隱語也。(一一)嬌波，謂女子嬌美之眼色。

(一二)案：朱遵度卒于景德(宋眞宗年號)四年，葉少蘊爲紹聖(宋哲宗年號)四年進士，年代遠不相及，少蘊何從得遵度書，此跋語殊不足信。

李師師外傳(一)

無名氏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一)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

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二)章惇(四)王黼(五)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六)朱勗(七)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八)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

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九）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一〇）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氍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嗜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

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芑（一一）几臨窗，縹緗（一二）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福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

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二三）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餠飩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一四）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

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斲，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

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一五）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苒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飴飴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

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硯

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鬪（一六）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篋，鱗文蓐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珩一篋，毳錦數端，鸞毛繪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鈔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裝，服玄素，令此娃娃雜處其中，迴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

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

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

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闖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洑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一七）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擁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甯初進

來。』遂與師師諛語。邦彥悉聞之，櫟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殲手破新橙。』復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典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一八）

- (一) 李師師外傳見琳瑯秘宣叢書。(二) 襁褓，乃繡綳之屬，用以裹嬰兒者也。(三)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熙寧進士。紹聖初，樞戶部尚書，徽宗時，因童貫以進，累遷左僕射。(四)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王安石賞其才，其後力排元祐黨人者。(五) 王黼，字時明，與蔡京黨比，欽宗時，誅死。(六) 童貫，字延輔，開封人。以平方臘功，授太師，轉廣臨郡王，金兵南下，貫奔入都，遂謫，後亦受誅。(七) 朱勳，南安人。徽宗好花石，勳搜東南珍異，稱爲「花石綱」，擾民贛州郡，爲害凡二十年。(八) 宮爲五刑之一，其法去男子之勢也。(九) 李氏族望爲隴西，故以稱李氏。(一〇) 翼，俗作翌，謂次日也。(一一) 甃，俗作裴，書案也。(一二) 縹緗，古人以帛爲書卷，色或淺黃，或青白。(一三) 隱几卽憑几之謂。(一四) 強項，剛不能屈之義。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使小黃門持宣使謝主，宣兩手據地不肯俯，帝敕曰：「強項令出！」(一五) 隅坐，謂一旁侍坐也。(一六) 藏鬪，行鬪進酒之法，雙陸爲古博具。(一七) 後漢書：「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矣。」佼佼，美好也。(一八) 「論曰」以下，並非正文。「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一節，見張端義貴耳集。

附錄

讀稗偶記

錄有關於本書者二十五則

盧前

枕中記

汪辟彊曰：「唐時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學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枕中記於短夢中忽歷一生，其間榮悴悲懽剎那而盡，轉念塵世實境，等類齊觀，出世之想，不覺自生，影響所及，逾於莊列矣。」前案：四部所分，小說隸「子」。此蓋取其作意，與「子」爲同；若言其體，應屬諸「史」，而文筆鋪陳，實出於「賦」。傳奇文爲小說之一體，其結構較「平話」與後來之「章回體」不同；而融理於情，以事實暗示人生各面則一也。此記主腦在「適」字，生之初見呂翁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

生既夢覺，呂翁乃謂之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適者不適，不適則適，作者於此立論，雖不必方駕莊周，視列禦寇故無不合也。

謝小娥傳

余讀樂府詩愛秦女休行，謝小娥傳者，傳奇文中之秦女休行也。傳奇所傳，多不近實；此傳獨異，何也？正史據以立傳也。然此傳終是傳奇文，與史傳不同；何也？爲表示小娥之義烈，故爲鋪張也。夢中之謎，報仇之狀，削髮之行；作者以自身牽入，宜其所述，易於動人。乃作者本春秋之義，爲錄之以爲旌美，不免拘於士夫之習已！

馮媼傳

「宵話微異，各盡見聞，」是此傳之造，非關創作，不過敍所聞於高鉞之言。敍所聞之故事，又何足以稱傳奇文也？雖然，此傳固非厘敍此故事已耳。其寫梁女之泣，二老人之咕囁，與縣東甲第人物

紛然相對稱，不獨使人有幽明異路，夫婦乖違之感，於董江膠續，隱寓悲咽；終以董江罪馮媼爲妖妄，則又最近常理。後來夜雨秋燈之錄，本是傳者不可勝計，卽論文章技巧，視此不如。

南柯太守傳

南柯與枕中情事相類。所異者此傳中將蟻人化，以一切人間榮華名位，下至宮臺器物之美，悉歸諸此區區之蟻。小者大之，正所以以小視大；則所謂人間世者不過集無數量之可憐蟲而已。枕中所敘是幻境，南柯所敘亦是幻境；一則出於心中思想，一則使之眼中見證；而「蟻聚何殊」之歎，戒「天壤名位」之驕，較枕中多一層諷諫之義。湯臨川以之登紅氍毹上，正有取於是耳。

柳毅傳

明胡應麟二酉拾遺有云：「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妄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

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應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以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對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又云：「唐人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綫、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其自家議論矛盾如此。然「妄誕不根」「撰述濃至」正傳奇之本色也。以評柳毅傳尤爲正確。范、李本史家，史傳與傳奇，各異其體，比擬爲不倫；至詩中可否用唐宋事實，則另一問題，茲不論。

霍小玉傳

胡應麟曰：「唐人小說紀閨閣事，綽有情致。此篇尤爲唐人最精采動人之傳奇，故傳誦弗衰。」杜甫少年行有云：「董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大歷中，甫正在蜀，想有好事傳去，遂作此詩。案此傳特色，在暗寫李益心理，如「驚躍神飛」、「寐懼不諧」、「大愆四期」、「感物傷人」，以成線索，自相連貫。小玉對話，罔不精妙。余昔年嘗戲謂：世說與唐稗，爲說話範本。世說多鶴鳴，唐稗多

鶯啼。此傳中小玉之言，無一語不宛轉滴的圓也。

李娃傳

自行簡爲樂天之弟，又與公佐友善，故亦善於文辭。俞理初癸巳存稿十四，有李娃傳一條，評云：「文筆極工。」顧此傳之長，不在文筆，以其故事最能深入民間，諺所謂：「敗子回頭金不換」者，鄭生適足爲其典型人物。其後生之成功，乃由平康一妓，婦人操烈，轉在句闌，行簡之作，其有刺於當時之婦教乎？薛近兗本此作繡襦記，鄭元和流爲乞丐之際，高唱醜齋醉太平曰：「鄭元和俺當日拜爲師。」余嘗引爲笑談。理初嘗以此傳爲長安圖志及北里志言坊曲之佐證，此又爲供談掌故者之資料矣。

長恨歌傳

余嘗謂楊玉環馬嵬亭之賜死，在玄宗爲理智與情感交戰之結果。謂之愛江山不愛美人可也。

陳鴻此傳與樂天之詩，皆割取情感之片斷，以反映其賜玉環死爲不得已！此爲人類性天之事，然爲國家終不免爲理智所制服。若在今日，當從理智著眼以表現玄宗之能「自我犧牲」就文體論，「反缺掩面」，「三載一意」與求方士致神，則皆傳奇文應有之筆，爲得體也。

東城老父傳

陳大亮有開元升平源，此傳之作，猶其意也。末節，賈昌論開元之理亂，約而言之，有四端：一，邊將惟知輸供後宮之玩好。二，民食之調整，與民兵之無常制。三，取士任官，不以宏詞拔萃。四，北胡與本國通婚，服履多從胡制，是少年已有胡心。余每讀其文，撫今感昔，每不能自己。讀是傳者，無但責諸鬪雞走馬之事，其要故著於後篇。

異夢錄

沈下賢所著傳奇文，最爲綺豔。異夢錄與李公佐馮媼傳情事相類，而下賢狀女以高鬟長眉，穿

插以春陽曲，筆致絕美。重以王炎一節，益使情事迷離，然其中必有所指，或亦與秦夢同意耳。

秦夢記

此記托秦弄玉事，疑暗指主家。唐代公主每多隱事，下賢故出之以幽渺，而文章頑艷，直是傳奇文家之溫李。義山有擬沈下賢詩：「千二百輕鸞，春衫瘦著寬。倚風行稍急，含雪語應寒。帶火遺金斗，兼珠碎玉盤。河陽看花過，曾不問潘安。」馮浩之註，引下賢此文，亦云：疑暗詠主家事。惜無左證耳。

湘中怨解

廣韋教樂府，而有此作，蓋所以「應其詠」者，爲傳奇文之別體，猶陳大亮長恨歌傳也。汜人之稱，雅近龍女，事亦略同；使有本事，疑亦秦夢之類。下賢諸作，惟馮燕寫豪俠，餘恐不外乎此也。

虬髯客傳

汪辟疆考虬髯客傳與史實不合者三：「一，李靖於高祖未定京師之先，無交文皇之理。二，煬帝幸江都時，楊素已先卒十一年。三，扶餘非國名，乃高麗之一城，位中國東北，非東南也。」前案：唐人行卷，有用傳奇文者。此傳不過張文皇之威德，非果有虬髯其人也。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髯上可挂一弓。」酉陽雜俎亦云：「太宗虬鬚，常戲張弓矢。」杜甫詩：「虬鬚似太宗。」是虬髯亦文皇，作者故分離之爲二人耳。傳中次第出一人物，必用精警文字以點醒之。寫人之技巧，爲傳奇文中之最工者。

柳氏傳

許堯佐所作柳氏傳，以所敘韓翃爲詩人，故孟棻本事詩錄入情感卷中。但事同文異，如傳中所敘相待道政里門一節，較孟文「明日如期而往」，「厯」終身永訣」一語盡之者，則傳奇與詩話文體之殊可見焉。

無雙傳

胡應麟莊嶽委談：「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之類不可知。」案：范攄雲溪友議所敘雀郊事與之類。據與薛調同爲咸通時人。各據所聞，筆諸篇籍，疑薛直取向來豔傳之無雙附會其事，此又傳奇文嗜奇之習，故不必求其切近人情也。

崑崙奴傳

寫紅綃與崔生是賓，磨勒是主。吾友鄭振鐸乃謂崑崙云者，是非洲尼格羅人。裴氏外，唐賢筆下常及之，殆以胸中磊塊借一理想中外域之人以澆之，亦令人「逃避」之謂也。日本鹽谷溫以此傳之豔麗，比諸會真記，殊非確論。

懶殘傳

袁郊此傳，可謂傳奇文中之神仙道化科也。啗芋一段，故神其相人之術，爲通篇主腦。左右，則伏下文虎嘯之結局。篇幅雖短，章法井然。後世小說，每以此爲張本，不獨爲詞章家習用之典實也。

王榭傳

往余註謝登山唐詩絕句，亦摘舉劉斧此傳附夢得金陵五詠詩後。青瑣高議所記多似此，如韓湘度叔事，稱述至今不衰。斧之所作，蓋皆「傳說」之類也。唐代傳奇文作者每幻造故事以寫其意，此故事雖迹近幻造，而作意特少；此其所以不能登上乘也。至於筆端描畫，如「雨洗嬌花，露沾弱柳」之喻，刻意學下賢輩之口吻；又以夢得烏衣巷詩作結，以證「王榭之事非虛」，無違傳奇之體。要亦一時作者，惜胸懷略隘，貪增卷帙，不能精勁耳。

劍客記

師亮之寫黃鬚，極意效杜光庭之狀虬髯客，逆旅相見，席地環坐情景，何其似風塵三俠相聚一堂時也！然黃鬚畢竟非其人，後半所敘，雖未能曲折盡致，而此故事之演進，自然可探；後來小說若儒林外史之書張鐵臂等悉本諸此。「素善鍛者」一語，妙如畫龍點睛，惟「書之者」以下，在師亮自

述作意，然終不免蛇足之誚。

潘辰傳

余嘗謂記事與傳奇不盡同，傳奇雖亦記事者，然記事外，尙有一「事外之事」，讀者要知言外之意，斯爲得耳。正儀之江淮異人錄，錄此人盡此事而已，是尋常記事文而非傳奇之正宗也。是開蒲松齡聊齋志異一派筆記者，傳奇文之作意至是而漸失矣。

綠珠傳

樂子正既自述其作綠珠傳之意，曰：「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蓋子正身爲史官，故於文中鉤勒穿插，悉本史法。敍越俗命名與白州河流，無唐稗誇張之習；而「噫」及「悲夫」兩結束處，亦合史傳之體。然垂誠篇末，終嫌辭費；不能使讀者於文中自求之，嗶然惟恐不知其命意所在，以視唐賢，瞠乎後已！周樹人（魯迅）乃謂垂誠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

是宋人之積習。吁，是烏得謂爲知言！

楊太真外傳上下兩卷

子正此作，多拾舊文；採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長恨歌傳，酉陽雜俎，安祿山事蹟諸篇，排比貫串，遂成外傳。在傳奇文中爲輯錄之楷模，亦史家之手法；卽論剪裁，頗足取則。在子正本爲著述之餘事，然可以徵傳奇之作，要在博覽；其太平寰宇記引書都一百數十種，偶爲小說家言，宜其詳贍若是。

譚意歌傳

意哥之名，辛文房嘗於唐才子傳中及之；顧無事跡。此文所述，當係秦子復自家結構，不過竊用其名而已。卽此一端，大是唐人作意，惜無甚寄托，遂使辭意蕪劣，然其規撫唐人，故煞費苦心也。周樹人小說史略謂其「托之古事，不敢及近，由士習拘謹所致。」是傳奇之體爲然，不能爲子復病也。

梅妃傳

以梅妃傳與長恨歌傳較，可知唐宋兩代傳奇之異。濃情異采，此文不如陳鴻，然宛曲襯托，簡潔峭勁，視長恨亦無愧色。顧太真尙有本事，梅妃實無其人；則所敘不能同一法則，亦其宜也。

李師師外傳

錢遵玉讀書敏求記謂：「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未知小傳抑卽此外傳否。記敘祕聞，流傳掌故，自可羽翼史書，然寫宮室之美，顏色之盛，與夫李姥耳語，瑣屑絮陳，又烏能不謂之小說！三月微行一節，寫師師母女情態，與前段「長安人言籍籍」遙接，金罍歎論水滸可謂「草蛇灰線法」者，非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80326)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唐宋傳奇選一册

定價 國幣 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選註者 盧 冀 野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2045B



~~I49083~~